

藝文

馮亭以上黨入趙

戰國策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攻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懼使陽城君入謝于秦請効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

高平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一

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令韓與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伊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不失守噐王則有令而臣失守雖王與子其亦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之趙王喜召平陽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

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
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
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
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
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
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踰年歷歲未見
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爲趙豹出王召趙
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
而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
七十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

高平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二

者臣勝告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
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
馮亭垂涕而免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而
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奉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
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人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
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
怒令公孫起王齮以兵遇趙于長平

史記七十城作十七城

拜度遼將軍臨行上疏

後漢

陳龜

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陲雖長鷹犬之用頓斃邊塞之庭
魂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答萬分苞至臣頑鷲

器無鉉刀一割之川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
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臣無
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上慙聖明下懼素餐雖歿軀體
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墾墾鞍馬爲居射獵爲業男
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
驅去不圖反自頂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殘殺長吏侮畧
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
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
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老
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以百姓爲子品庶以陛

高平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三

下爲父父焉可不日旻勞神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
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故古公杖
策其民五倍文王西伯天下歸之豈復與金輦寶以爲民
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體德行仁
爲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
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
之聲招致災害邊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殫於豺狼
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
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
論時功勳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

更選何晏高柯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
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埽除更始則善吏知
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邊馬不可窺長城塞下無侯
望之患矣帝覺悟乃更選岳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
下多所革易下詔爲陳將軍除并州涼州一年租賦以賜
吏民

白起降趙卒論

魏何晏

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
難以重得志矣向使衆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拳猶
可畏也况于四十萬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

高平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四

似山歸秦之衆積骸成邱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
服何城肯下乎是雖能裁四十萬之衆而適足以強天下
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
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
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况今皆使天下爲後日計
乎其所以不敢復加兵于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苴患
諸侯之掾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則無所
謂遠智也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
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于河內夫以秦
之強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爲破趙之功小傷秦之

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戍不豫其論者則秦衆多矣
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
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害禍大于劇戰也

倉頡書契論

晉 衛 恒

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
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
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諧聲江河是也
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
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
其形也諧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

高平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五

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
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
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尙書春
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蝌蚪書漢世秘
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
尙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
法因蝌蚪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
塚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
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
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

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命頡頏始作書契紀
綱萬事垂法立制備典用宣質文者也爰暨暴秦滔天作
於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邱墳歷代莫發真
僞靡分大晉開元宏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
耀繁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就
臣而虧其傍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永卉萃葦以
垂穎山嶽巖峩而連峒蟲跂跋其時動鳥似飛而未揚觀
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
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體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
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森爾下頽若雨墜於天或引筆奮力
高平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六

若鴻鴈高飛邈邈翩翩或振腕縱那若流蕪懸羽靡靡
縣是故遠而望之若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
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
乃其會元觀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宜

移丹河記

武少儀

高平古涇氏邑也其沿代改名圖經詳矣初相地而居之
蓋以土厚水深爲善農鑿井而飲者則以穿壤剖石爲期
以千家之中數井而已綆以連引而多絕瓶以難升而驟
贏則雖有端賜之機智無施其巧捷雖有管寧之仁惠無
杜其忿鬪况乎馬俟乎滿腹必遵十里之河而瓜蔬期乎

給日常望一旬之雨朝夕勞苦歲時饑饉可勝道哉噫凡
爲前弊深久終俟後賢乃革不然者豈子男百輩而莫之
是恤貞元七年潞州屯留令平原明濟受連帥相國大司
空義陽王李公之命假領茲邑撫安疲黎其清勤簡惠不
異于屯留之政政可知也下車之日咨訪故老問人疾苦
僉曰公之至也俗詠其蕪矣惟水之歉詎敢求救于公耶
明侯聞之若疚于心且形于色曰夫窮必有泰固常理也
此豈無望前或未思吾將退而慮之由是發智周之妙躬
循郊原目究川谷度高下之勢相引決之宜有丹水者始
自縣之西北山源高而派平可議壅以導明侯載審厥事

高平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七

將利于人乃下謀于鄉羣次白于郡守上言于節制才獲
所請爰減其功乘井稅之暇俟農桑之隙先儲乎薪芻之
物次具乎耒耨之器然後量工命日使里人樂助競于來
而展力故不更素宛其有成始瀦流而爲潭因疏渠以達
郭築防以補其陷礪剝木以道其險阻脈分枝散貫邑周
粵瀾瀾苦草之間陰陰槐柳之下遂使家開沼沚戶植菱
荷濫觴可以寄傲垂釣可以烹鮮豈直豐畦園之沃灌恣
閭閻之飲濯路有奉漿之義井爲應汲之泉人無荷擔之
勞畜無奔走之困而已也復于潭側特建水祠列樹敞亭
別成佳境將俾水依神而永久人賴水而無極庶功用不

再且初報有歸焉明侯觀夫衆情之欣洽足以閑居而賞
玩化鳥之餘闕王鳧之雙飛臨堂之際調宓琴而合響不
甚美乎君子曰政無大小以勤民爲良事無工拙以利物
爲貴如明侯者實兼而有之其由我大司空義陽王以至
公且明推獎而致此者矣余偶以行役經過于斯耳聆嘉
謚目覽異績緇黃耆艾因請余以紀事余誠忝跡于文者
姑具述義王之德舉明侯之善亦何辭焉是則勉而志之
貞元建

唐故將仕郎李亮墓誌銘

闕名

公諱亮字闕思其先隴西人也元元皇帝之後裔漢大將

高平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八

軍之孕緒原夫列相秦庭集金人之壯采稱君蜀道光玉
壘之英躔或龜冊呈文擅芳聲於交趾或龍門啓譽泛仙
屣於洛川並見重當時明諸史錄况宗連上路望接雲枝
誠四海之名流諒九州之上族祖興朝散大夫趙州平棘
縣令父脩皇朝上柱國並武昭七德文茂九功孝自生知
忠疑天授蒞俗製五城之錦宜威靜萬里之邊公幼承庭
訓達禮通詩遊習修常恭行孝悌情欽澹泊不尙繁華隱
種山泉求從散職陳星詠月夕處朝遊未開榮啓之德已
深劉損之癯年六十有七終於私第夫人王氏四德彰聞
早嫻君子六行無釋琴瑟聲和鄭子齊姜詩稱舊好三周

之歡未盡九原之路已歸嗣子懷敬捐心扣地泣血流襟
擗踊號天極而後起開元十四年二月十一日合葬於高
平縣東北十三里之甸禮也東西枚猗五福翊其靈南北
駛區三光昭其境鶴山既久無憂丁令之歌丹壑罔移不
記麻姑之頌其詞曰肅肅我祖發自周年盡忠事主追孝
承天扶疎拔萃玉潤珠連五侯將相裕後光前哀哀父母
亭壽多方酬恩罔極泣血霑裳

晉文公守原議

柳宗元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鞞以畀趙衰余謂
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

高平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九

及蝶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
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
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時不乏言
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
不求乃卒定於內豎豈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
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
敗則獲原啟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
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
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
豎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如羊之談之者晉文公也嗚呼

得賢臣以守大世則問非過問舉非過舉也然猶恐當時
怕彼代若此況于問與舉又二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
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義

靈泉禪院記

唐司空圖

嚴飭祠宇非欲侈於自奉也蓋聳係人天資其趨善之心
耳况帝夢可徵華緣已熟山川神祇罔不薦款故自京邑
以及遐裔勝槩相望皆莫厥居中條發於蒲企於良傑出
而爲太行則天壇不得不冠冕嵩華爭勃日觀也其北川
壑會流盤礴濃粹自高平西顧以至靈泉極矣泉之爲靈
非惟利物當以滋潤所及不膏毒螫也其院東向顯豁直

高平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十

巨大川端門洞闢正延旭日豈西方之書所謂震旦者此
其證乎繚檻層甍金牕與泉壑相激梵磬熾香禽猿亦知
肅敬真聖賢遊集所宜也且有爲無爲於我不礙弛之則
若涸其中用之則若湧於外蓋克固其源乃能動而必濟
也今禪宿洪密長老俗姓劉氏本儒家子早詣石霜契其
大旨煩而不撓簡而必周始自清涼歷覽至是山乃剝林
棲之所遇太尉李公駐軍高平首資葺構遠近道俗莫不
歸嚮今蒲留隴西左揆嘗因題記亦備贊揚則密公之道
益光矣凡製經樓齋堂共一百餘間又示羅漢潔峻之相
以漸化服而后日集方丈敷演上乘自江漢北渡以至魏

晉之交其俗堅悍難誘今則悉爲佛人矣且善教童儒者雖指撻其書而必以意返復曉諭當自釋然若編簡積於前筭捷駭於側彼將竄匿之不服孰有悅而從命哉律刑書也經誥誓也禪乃誇勸之宗先馴其性而后入人者耳故其道至隱其功至博不可廢也嘗念畜役之外以逮傭隸雖豢養至豐莫不苦於受制殊不知羈鞅之勞或能避免而方寸之內不形不聲牙蘗牙萌詭其力者愈莫能爭以此淪陷死生之域綿劫不能自脫其苦何如哉噫苟非三世之尊夷山幹海之祖親授捩其鉗鉞長老繼作磨昏抉贖則彼搆火以自攻者雖焦爛而猶未悔也今乃聚其

高平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十一

徒侈其居永爲一方檀施之會且俾其人福慧偕殖然則密公之績焉可抑沒哉耐辱居士病且死不忍其門人惠依惠海之勤請也直紀所行惟以漏畧爲愧云

孔子畫像記

宋張持

唐吳道子畫孔子爲魯司寇時像二本乘車而群弟子從者謂之圖立而顏淵侍者謂之小影司門郎中王伯瑜傳小影於仙源孔氏蓋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衍聖公蒙之所藏也傳於棣州摹石於學中世人畫宣聖往往訛謬不足考信此小影與今朝廷詔其家獻秘閣者乃此本也是知無妄矣其石後有東武趙挺之所題聖人既不得而親

見之矣今誦其書考其行事而又刻其衣冠與夫儼然盛德之容日夜想像而潛心焉持承乏高平邑人興建學校患無真容以爲憂棣州教授袁百之偶以寄此上下悅之若合符然乃示工者法以像之別摹於石以安廟壁庶傳無窮也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奉義郎權知澤州高平縣事兼兵馬都監飛騎尉賜緋魚袋張持記

秦阮趙軍評

司馬光

夫兵之設非以害人所以養人也殘暴如此其誰與之秦七世役諸侯卒兼天下然其失策之大者有三焉欺楚懷王而虜之不信莫大焉阮趙降卒四十萬不仁莫大焉欺

高平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三

與國誅已降諸侯疑而百姓怨不智莫大焉秦所以失天下之故多矣在此三者于不信之不信不仁之不仁不智之不知是以始皇墳草未生而四海橫潰宗廟爲墟究其禍本兆于此矣

晉城縣令題名記

程顯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故其善惡皆見乎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自非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殘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牧之政可書宜亦多矣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

事而得以傳蓋其意與古史之意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
雖聖賢爲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爲
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
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爲吏
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自其始至卽皇
皇然圖所設施則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吏書已至矣
儻後人之所至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已之政而盡去其舊
則其迹固已無餘而况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
又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欲聞
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則因謂今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爲記
高平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三

者尙爲近古而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牒訪之吏民纔得自
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
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爲師戒云耳來
者請嗣書其次

省冤谷記

金王庭直

少讀楊雄書有載長平之戰四十萬人阬死原野厭人之
肉川谷流人之血蚩尤之慘莫過于此余三讀其辭而悲
之後令高平問其自乃古長平也詢其故跡父老曰城西
北十五里有地曰殺谷乃秦將白起坑趙降卒四十萬之
所嘗時頭顱似山骸骨成邱何晏亦嘗哀悼至唐易名省

究則長平故事其來久矣辛酉清明日庭直率本土士衆携酒殺奉香火張聲樂具服祝謹詣其谷弔以祭之其日陰風曠人寒煙蔽空必有冤魂來享其祭舊宋運判馬城經過此地移檄縣僚收拾遺骸于谷口鑿坑深濶以左右前後溝壑數十里暴露之骼畢集而藏拵仍于所拵之地啟墳祭之使後人不踐履爾今觀其墳已爲姦農所侵僅存數尺而已乃勸鄰農于所占墳地外更四面各廣八丈起供堂一所于其上植美木成園俾永久知所悼惜繼有長平鄉老農王姓者告詣去谷十里餘爲雨水所崩岸崖頽裂露骨數車願收而拵之爰卽具禮盡載于墳圍如法

高平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古

安葬細視其跡于長脛骨間存銅漆矢一人骨寸餘因出矢而拵之人骨之堅如此而骨中銅矢尚存慨然發嘆四十萬人于當時解甲歸戈赤身受亂兵殺戮而苦死其冤亦深矣然其骨其矢安得尚存而不朽卽是其冤抑之氣凝結而不散以至于此也嗟乎白起兇狠恃秦軍之強殘無心之降卒其勢亦易矣起直爲此兇狠也當年後世又安得而不痛恨哉向使趙卒未降甲戈在體雖在危陣中乃死戰之軍力戰未必無生路卽或敗亡未必盡遭此屠也譬猶執羊就機持刀自恃以爲能殺何以異是嗚呼今而後其墳併供堂告成一所見有暴露之骨卽拵其中余

不能無望于彼之言于皇統戊元時六月十三日縣令壽
春汪庭直記

最樂堂銘

元 元好問

工部高平趙公德字冲粹與物無競敏歷中外餘三十年
朝廷自公宰士皆以為君子長者晚節末路浮湛里社乃
無失侯故將絜憂憔悴之態詩所謂風雨如晦鷄鳴不已
者于公見之新居有堂取古人為善自得之義名之曰最
樂以公平生攷之可謂無媿其名矣新興元某為作銘曰
樂外有終樂內莫窮惟樂焉有內外之別斯君子小人之
不同大本在中至和與融涵浸薰醲四體以充孰不秉彜

高平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五

而天獨以厚公醪醴腐腸鼓鐘闕聰誠有器器者存洵憂
畏其誰攻相彼力田祗繫於逢就七遇之皆北要萬折而
必東遼海管寧鹿門龐翁絜蘭深林穆如清風雖心逸日
休人知作德之所自至于身康強而子孫吉者將非為善
之功乎

辨史皇氏

羅泌

呂不韋之書曰史皇作書倉頡是也管氏韓子國語史記
俱無史官之說據世本云史皇倉頡同階又云沮誦倉頡
作書亦未嘗言為史官也及韋誕傳元皇甫謚等遂以為
皇帝史官蓋肇繆子宋襄與之世本注云倉頡沮誦皇帝

史官抑不知乘何所據而云宋代儒流莫覓其書更望望
交引以爲世本之言世本曷有是哉竊嘗攻之倉頡之號
曰史皇又曰倉帝河圖說微云倉帝起天雨粟青雲扶日
語亦見之洛書說河而鴻烈解言史皇生而能書是則倉
帝史皇非人臣之日明矣後世徒見其有史皇之名因謂
爲史官爾史書今之所謂史乎哉且上古始制文字者倉
頡也而無懷氏已刻徽號伏羲氏已立書契俱在炎黃之
前豈能至黃帝而始制文字耶此崔爰蔡邕曹植索靖顧
野王之徒所以咸謂古之帝者爲得之矣雖然三五歷古
史攷謂在炎帝之世其足信歟書疏張楫書云倉頡爲帝

高平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六

王生于禪通之紀而丹壺記禪通之紀首列史皇氏則知
楫書爲有據者衛氏慎到以爲包羲之前斯不誣也粵復
訂之春秋河圖揆命篇云倉羲農黃三陽翊天德聖明說
者謂倉爲倉頡羲爲包羲與神農黃帝之四君者俱能奉
三陽以輔上帝益以諦倉頡之爲帝而在包羲之前矣故
河圖玉版云倉頡爲帝南巡陽虛之山巡狩之事固非臣
下之所行也昔者孔子嘗曰封泰山觀易姓而子可得見
者七十有餘君三皇禪於繹繹五帝禪於亭亭三王禪於
梁甫而莊周書言七十二代之封其有形兆墜珞勒紀者
千八百餘所興亡之代可得而稽矣昔夷吾言於桓公曰

古之封禪七十有二家史書所記者十有二曰無懷曰伏羲曰神農曰炎帝曰黃帝曰高陽曰高辛曰唐曰虞曰禹曰湯曰成王皆受命而後封禪無懷乃在伏羲之前是其可紀者而不識者六十又在無懷氏前此皆孔子之得見者而七十二君之前又有孔子之不得見者則知封禪之文其來久矣上古之君其世夥矣壺記以史皇首禪紀梁未之盡也以彼其說雖不槩見于經然士攷質詩書以其所見推其所不及見則自無懷而上既可得而論矣倉帝史皇豈得云人臣之號哉

米山宣聖廟記

宋 翼

高平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七

明道先生歿幾三百年澤潞里館歲昵淫祀而嬉優伶才乏俗澆識者興歎由金源而來廟僅存者九里而已翼教授懷孟北歸始記勾要館召爲應奉翰林文字又記釜山館繼爲修撰又記河西館竊喜吾鄉人士可與爲善復嘆今之守令鮮循良以興起之也英廟臨御制召臺察歲舉守令延佑七年澄城簿郭質來宰是邑政治大行惟善以教稽之舊典興復米山等五十九里之文館像聖揭虔光輝盛德如瞻仰高深於闕里也泰定甲子翼以御史出僉漕西歸展先墓于高良米山入平川等請曰令尹興學蓋爲誓從來祀麗牲之石以垂不朽噫聖天子崇儒重道于

其上賢百里承流宜化于其下凡爲人之子與弟者當念
在上之恩朝夕黽勉從事於經學庶幾希聖希賢出則忠
國處則孝家則鄉校爲不虛設矣若夫銜詞章徼利達致
致於時好非翼之所敢知也旣以答用等且以識程子之
後有能宏其道者爲循吏傳張本云質字彥文真定人

地震祭告文

明世宗

明嘉靖三十五年歲次丙辰二月二十九日皇帝遣戶部
左侍郎鄒守愚致祭於南山之神海瀆之神曰維神受命
上帝奠鎮一方茲者山西蒲解澤臨汾臨晉翼城聞喜襄
陵靈石安邑榮河平陸高平芮城夏等州縣及河東運司

高平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六

各因地震接連千里響聲如雷震倒房舍壓死人民不計
其數惟茲災變異常余深用惶惻特遣大臣敬齎香帛往
詣祭告伏冀神明贊天敷祐幹旋化機潛消劫難錫福生
民地方其永賴焉謹告

羊頭山新記

樂律全書

鄭世

朱載堉

羊頭山在今山西之南境澤潞二郡交界高平長子長治
三邑之間自山正南稍西去高平三十五里西北去長子
五十六里東北去長治八十里所謂嶺限二郡麓跨三邑
也山高千餘丈磅礴數十里其巔有石狀若羊頭覩向東
望高闊皆六尺長八尺餘山以此石得名焉石之西南一

百七十步有廟一所正殿五間殿中塑神農及后妃太子像皆冠冕若王者之服按神農時尙未有衣冠之制不若設木主爲宜耳此殿以南屬澤州高平縣豐溢鄉團池北里殿之西北屬潞安府長子縣義豐鄉柵村里殿之東北屬潞安府長治縣八建鄉施莊里故俗說云前簷滴高平後簷滴長子謂此也殿西稍北二十步有小坪周八十步西北接連大坪周四百六十步上有古城遺址謂之神農城城內舊有廟今廢城下六十步有二泉相去十餘步左泉白右泉清泉側有井所謂神農井也二泉南流二十步相合而南寰宇志云神農嘗五穀之所上有神農城下有

高平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九

神農泉後魏風土記云神農城在羊頭山其下有神農泉皆指此也地名井子坪有田可種相傳神農得嘉穀于此始教播種謂之五穀畦焉廟之西北一里許有黑龍池東北三里許有白龍池東南二里許有金龍池此三池惟金龍池大而且深高平志云金龍泉闊丈餘舊傳有二魚時躍於泉遇雨卽飛去疑龍也山之正東稍南一里餘有泉甚清泉西半里許有梵刹曰清化寺建自後魏孝文帝太和之歲初名定國寺北齊改名宏福隋末寺廢唐武則天天授二年重建改今額有碑乃唐鄉貢明經牛元敬撰并書其畧曰此山炎帝之所居也昔者攝提紀歲之後燧人

化火之前穴處巢居茹毛飲血爰逮炎皇御宇道濟含靈
念搏殺之虧仁嗟屠戮之殘德尋求吉味以替羶腥過陟
群山備嘗庶草屆斯一所獲五穀焉記此靈奇顯其神異
石類羊首遂立爲名於是創制耒耜始興稼穡調藥石之
溫毒除瘵延齡取黍稷之甘馨充虛濟衆人欽聖德號曰
神農歷代崇恩峯亭享廟其山也左連修嶺橫巨嶂而峙
滄波右接遐峯列長關而過絳闕烈山風穴泛祥氣而氤
氲石鼓玉泉洩雲雷而隱軼芬敷花藥春夏抽丹蓊鬱松
蘿秋冬聳翠人天交集仙聖遊居譬鷲嶺之靈宮猶鹿苑
之佳地播生嘉穀柱出茲山矣字乃行書道勁可觀頗類

高平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下

聖教序其而○等文非篆非隸蓋武氏所製字也碑陰識
云所有當寺方圓八里東至秦關古道下面東西石楞并
虎谷南高僧嶺所管南至團池古羔分水西至秦關柵村
道下面東西石楞并古尼寺下平取正北至雙浮圖下古
道以上所管永記於銘後凡七十五字詢訪遺蹟多不可
曉問僧但云四至以裏田泉林木皆屬本寺舊時僧無租
稅有司尊炎帝故禁民樵採數十年前木皆合抱彌滿山
谷近來禁弛盜伐幾盡寺僧賦役同於俗吐蓋有不勝其
苦者矣寺東五六里有水焉俗呼爲長河高平志云長河
在縣東北南流入丹水河渠渺遠環帶紫紆夏秋之交無

溪合流水勢若江海渡者艱危至冬始涸愚按水經註云長平水出長平縣西北小山今此水在縣東北非古所謂長平水也山之西二十里曰丹朱嶺其古之丹林歟水經註引山海經云沁水之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水出焉卽斯水矣又引地理志云高都縣有堯谷丹水所出東南入絕水是也又引竹書紀年云晉出公五年丹水三日絕不流魯公九年丹水出相反擊卽此水也考其時在白起趙括之前已有丹水之名高平志引方輿勝覽云白起坑趙辛血流成河故名丹水又云丹朱嶺在縣北四十里長子縣界以堯長子丹朱得名此二說皆謬蓋本丹林年久伐

高平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三

蓋不復有林矣遂訛爲丹嶺而朱乃後人妄加耳長子讀如長短之長見顏師古漢書註春秋左傳云魯襄公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竹書紀年云梁惠成王十二年鄭取屯留尙于屯留卽純留尙于卽長子古音相近互用無關於丹朱也是時鄭已滅矣此云鄭者蓋韓懿侯也見史記韓世家註又西二十里曰傘蓋山泣水出焉山西通志云傘蓋山在長子縣西南五十里以形似名下有水名泣水水經註云泣水道源泣氏縣西北元谷東南流逕泣氏故城南而東會絕水亂流東南入丹水是也寰宇志云神農嘗五穀之所上有炎帝廟南帶

太行西有嶺蓋山即此山也又西北三十里曰發鳩山山下有泉泉上有廟宋政和間禱雨輒應賜額曰靈湫蓋漳漳水之源也廟中塑如神女者三人傍有女侍手擎白蟬則白鳩先見使民覺而防之不致暴溺羊頭山神指神農也然白鳩事諸志未載以其近怪故不語耳愚按山海經云發鳩之山漳水出焉有鳥名曰精衛炎帝少女遊於東海溺而不返化爲此鳥常銜西山木石以埋東海故陶詩云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蓋用此事然則俗語亦有所本矣周禮職方氏曰冀州其川漳其浸潞許氏說文曰潞高平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五

冀州浸也上黨有潞縣閼閼曰潞水爲冀州浸即潞漳也後漢書許引上黨記亦謂潞卽濁漳然則清漳爲漳濁漳爲潞明矣山西通志云潞水在潞城縣東十五里微子城發源西流合濁漳此說非也潞爲冀州巨浸豈小水耶濁漳卽潞近乎理矣潞水逕羊頭山西北去山五十里山之陰凡有泉皆北流入於潞水山之陽凡有泉皆南流入於丹水古所謂泝氏者卽今高平也所謂高都者卽今澤州也羊頭山在太行之北一百五十里衆山最高處俯視太行猶在下矣高平志云羊頭山在縣北四十里危峰秀拔勢凌霄漢日夕諸山俱曠而此峰返照猶光故俗傳此山

比天下名山高三尺然非山高地勢高耳秦并天下置郡縣以此地極高與天爲黨故名上黨郡卽今潞安府及澤州所屬皆古上黨郡地至隋仍置上黨縣屬潞州今之長治縣卽舊上黨縣也山之東南八里曰故關村村之東二里曰與馬鎮鎮東南一里許有古塚垣址東西廣六十步南北袤百步松栢茂密相傳爲炎帝陵有石欄石柱存焉蓋金元物也愚按路史神農氏七十世有天下軒轅氏興受炎帝參盧禪封參盧於潞守其先塋以奉神農之祀參盧之後政衰其國浸削至春秋時爲晉之附庸焉蓋因國小無綱紀禮法而民俗鄙陋頗同夷狄然以火王猶知尙

高平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三

赤故謂之赤狄潞氏潞子嬰兒娶晉景公之姊伯姬爲夫人其臣酆舒專政虐伯姬而殺之魯宣公十五年夏六月晉荀林父帥師滅潞事載左傳今潞城縣東北四十里有古潞城卽其國也其國至神農塚一百六十里此爲先塋理或有之又按神農塚天下有二焉其一在湖廣衡州府鄱縣載於祀典每三歲遣官祭其一卽此塚元成宗大德九年亦嘗遣祭禁樵採然南北二塚相去三千里世代久遠是否真僞莫知其詳今此墳側有神農廟有司歲時致祭焉又按諸志凡羊頭山以形命名隨處有之在冀州之域者有三其一卽此山共一在汾州西北十五里見一統

志其一 在古穀遠縣沁水所出見漢書及水經註今沁源縣綿山是也神農嘗穀之所亦有三焉其一卽此處其一在潞安府東北十三里百穀山其一在隰州東四十五里合桑村有古穀城穀臺是也若夫神農廟宇在處尤多茲不足紀蓋皆鄉民積年私建謂之行祠云律家考租黍率曰羊頭山卽其詳多不知附此以資談論而已